

史記菁華錄

中

李純彬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

古今文鈔簡編

每部定價七元

另有木箱加費一元用否聽便

涵芬樓古今文鈔

爲吳翊庭先生所編。爲文

萬首。爲目二百有十三。條分樓析。無體不備。

爲作文唯一之圭臬。久已風行。無待贅述。

惟原書卷帙較多。初學者或以爲不便。茲更由 吳先生

採其精華。別爲簡編。體例一仍其舊。全書

分訂 四十一冊。用中國毛邊紙印刷。內容外

觀。均極優美。誠研究文學者必備之書。

原 本 涵芬樓古今文鈔

定價二十元

乙種普通紙

定價二十元

甲種連紙

史記菁華錄卷三

絳侯周勃世家

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

此二語陳平傳無之蓋實主定體

居月餘

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帝即文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

寵久之即禍及身矣

即從右丞相數旬生下文情一片平傳則謂其自愧不如陳平乃歸印此等或虛或實各有妙處不必泥也

勃懼亦自危

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

前之辭位謂何

而復居之不疑勃之禍胎於是矣

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

心實忌之節詞以罷其相位也

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

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

披甲持兵何益適以自招謗語之雖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朝廷下之長安捕送也

勃恐不知置

辭吏稍侵辱之

入細妙寫

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

證千古錢神有靈指吏軌法一一描盡公主者孝文帝女也

倒注法吏記多有

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

引爲證略住又起一事夾敘法

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

太后亦一獻吏行徑昭以貴戚將軍而若此宜其卒以賄敗也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冠也提與抵通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

高祖功臣中推勃最樸至故帝亦以厚重少文稱之然智短術淺誅諸呂立代王之後位極人臣而無所建白既不能爲留侯赤松之高又不能效曲逆彌縫之密而徒媿之媿懼衷甲防誅向非文帝之寬仁椒房之威誼蒞醢之災流行及矣急流勇退君子所以貴知幾也史公畫勃之拙厚處栩栩欲活可謂寫生又遙接以公主爲證一段夾敘薄昭太后二段於中

正神筆

欲反耶。惟太后數語乃公道話耳。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

乎。
應受辱一段餘
音裏裏妙絕

應受辱一段餘
音裏裏妙絕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史公敘法有極不省處看此

史公敘法有三極
不省處看此

見段可
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
夫條侯周亞

夫條侯少周子亞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

此又極省
只用兩句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作臨陣之態豈非著意點見才於

著作
意臨
粧陣
點之
見態
才豈
於非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若先驅得入則不能令其理可知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若先驅得入則不能令天子親見軍容矣其理可知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曰將軍令曰極意作態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

作極
態意

妙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此亦天子之詔也天子未至則不受吾欲入勞軍至則受之爲其整肅之已見也僭甚而

此亦天子之詔也天子未至則不受
至則受之爲其整肅之已見也倨甚

吾欲入勞軍亞

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以乃
約至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天子聖天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甚倨介冑

甚倨
介冑

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

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

拜請以軍

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

成

禮而去細寫文帝益
見亞夫之整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描不可少一筆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語斷

禮而去細寫文帝益
見亞夫之整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描不可少一筆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語斷

禮而去細寫文帝益
見亞夫之整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描不可少一筆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語斷

未知之理至先驅門都

猶閉壁令天

子亦導軍然

不持重之體

迴異他軍則

錐處囊中脫

穎而亞夫

之謀亦工矣

願非文帝之

賢安能相賞

於形迹之外

條侯於細柳

勞軍一案贊

中所謂威

耶。觀高帝晨稱漢使直馳入韓信張耳即臥內奪其兵符一事亞夫實加人一等稱善者久之。餘首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

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聖天子留心邊務紀

錄人才如此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

寶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自此一句起案連結五百餘字一線穿成其中忽合忽離忽隱忽顯極文章之妙景帝讓曰。

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心實欲之托詞於寶氏妙甚南皮章武二侯俱

寶太后之弟寶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寶長君在時。竟不得侯。縷縷述來宛死似家人口角死

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說得動人加一句韻極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

與丞相議之。漸漸引下此是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

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在亞夫固為守正然

不得謂非文帝時一番剛倨之用有以馴致之景帝默然而止。漸來其後匈奴王徐

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此段忽離開其實也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匈奴降王得侯者甚多此亞夫過執難通處景帝曰。丞

相議不可用。日為前日裁然開閉不論是非妙絕傳神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

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以病免相則封建之權已不關亞夫矣乃

又特召而責之見帝也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櫰。論頭條侯心不平。出描

賈禍可以鑒矣

爲侯計者
宜於不用其
議輒封匈奴
降王之後
風御史請
王信而自贊
成之此於朝
廷初無所損
且竇氏已侯
必不能禁王
氏之終召食
也乃猶然
面議而猶然
辭色快尚
縱驕子置買
尙方禁物又
與工人競錙
銖之利愆出
納之期以爲
身死國亡崇
天下僂夫
伯取災於
直宜尼致
侯鄧夫如
爲君亦何
哉君子所
惜

顧謂尙席之主宴取檮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以嬉笑爲怒罵危哉言人欲有所爲而不嫌於意猶

也明指阻后弟之封具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

快者悻直難非少主臣也言非子孫所能制馭也一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

尙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遣工官

之府尙方甲楯猶後人所云內府器物也庸工也上庸字即指工人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云上

以工費言工人來取價留難不卽予也下庸字即指工人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云上

可以葬者先爲條侯出罪下云連汙條侯見其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

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一步緊一步蓋條侯大臣恐帝復用故更不敢窮究其罪帝特言此明示吏以必殺之機也

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吏曰君侯

縱不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又深文周內却吏侵之益急皆自帝不初吏捕條侯

條侯欲自殺此數語只爲篇首相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

日嘔血而死國除此強項人至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

此下仍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

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二句未定宜云元鼎五年衍條侯果餓死法捷死

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以此語結條侯傳妙明明死在王信也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勃終身不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平。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此亦公道語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六字斷定穰苴曷有加焉。是已而不學。病真守節不遜。貶中終以窮困悲夫。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詩書六藝皆孔子手

定之文此處已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此處夏之文信而可知之實

國伯夷之讓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

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

之逃隱。再引一輩讓天下之人是不見於虞夏之書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似虛而太史公曰。引其父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既有冢又似孔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子方明點孔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言伯夷又陪入太余

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如許之人不應見遺於虞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本意謂人之怨伯夷者希此處求仁得仁。又何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他傳皆史公自己撰述獨此只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從來高世之。必徵信於。古人書籍而。古昔遺文散。逸得不少故。又。稱許而後聖人。漸其必傳通。篇只是此意。到底惟此道。無親以下六。行乃因一怨。字而別發其。胸中感慨卒。以禍福之輕。而名譽之重。引歸傳世正。旨其交如草。蛇灰線處。照應乃知其。奇而不詭於。正也。軼詩即采。之歌也詩既。

軼亦將墮
賴孔子嘗
之所以獨
不朽於特
故也而其
勢却以孔
兩稱其不
及諸軼詩
又深似有
者故曰可
惟其立意
彼而文勢
此所以令
目迷得其
則瞭如指
矣不知其
指天下宗
言舉世戴
而莫知其
是怨盡一
之人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盍歸往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三代
三年矣。而諫者猶云父死不葬。此理殆不可曉。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諺字恥字。逃字隱字。俱是首段埋伏。一應出古人文律之細。如此而後世猶以離奇目之。何也。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曰易暴則固亦以紂爲暴也。曰虞夏而不及商亦非其所歸也。然則周粟既不可食。而舊朝亦不足
思以死爲歸。更無別法其怨深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遙接孔一段。或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此下乃言其不得不怨之故。別是一義。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語不說完妙。積仁絜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尋一陪客。卽伏後半之線索。然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其窮類伯夷也。試想而餓死。卽下卽接天之報施善
人。句本是一串橫插入顏淵一案。又加仲尼獨薦四字。便令收處有根。何等慘淡經營。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過一筆
不覺暢發胸中之憤。此實借酒盪穢。編非傳伯夷之本意矣。須分別思之。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夷美顏淵之
獨見其益顯
子其爲伯夷
而更爲萬
幸也文雖大
折千回而不
勢截然不亂
眇目者不識
其奇而亦何
奇之有與
草木富貴而
貧賤而與日
月爭光各從
其志而已以
下只發此意
所引經書當
以意會不得
將宋儒訓話
強合之相
上段兩下相
較而擇所重
此段則單就
所重一邊言
之重名字說
到底

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
明指救李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發意題
止此以天道起以天道結自成章法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
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所重者名聲所輕者富貴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
類相求言德同則樂相稱引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聖人起於世而人皆得附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
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即由光等推之爲萬世一嘆閭巷之人欲砥行立
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既註其縣又詳其鄉里知寫得鑿鑿爲後文一片迷離作反激也姓李氏名耳字
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此爲問禮作引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實是絕頂開示獨其言在耳爲則古稱先者腦後一針且君子得其
時則駕駕車而行也與下蓬蒿而行相對今人多誤解不得其時則蓬蒿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老莊申韓列傳

聖人言之則
溫良恭儉讓
也曰老子言
之則驕氣與
多欲態色與
淫志也若謂
唐突聖人何
翅說夢

伯夷屈原二
傳及此傳皆
史公變體伯
夷傳嵌舊傳
於中而前後
作議論屈平
傳夾叙夾議
雙管互下此
所終以莫知
文既畢別綴
異聞忽明忽
晦忽實忽虛
寫來全似畫
龍之法風雲
晦冥之中乍
露鱗爪而乍
中莫非龍也
猶龍之喻撰
成此首異文
史公之神行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若虛若愚正是蓬蓽作用蓋孔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去其無益者則本體明而孔

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

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

恨釋迦一番贊嘆遂令千古而下不復聞譽議老子之言吾嘗得此一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視相

知笑莫逆於心惟孔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不露首尾居周久之

見周之衰乃遂去筆意漸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爲我著書謂可

多事看疆爲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著書本爲尹喜若言道德之意意字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一筆收過却另起無數風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云意謂老萊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

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修養之名實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

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錯落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

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以入此四句無謂而文勢得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

也世莫知其然否針鋒橫擬老子隱君子也魏斷一句高極東老子之子名

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

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此段歷敘世次與起處詳書鄉里世之學老

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語無軒輊李耳

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結得奇即所謂道德之意也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此即一傳文體定評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推爲第一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次於老申子卑卑。申韓總作一等施之於

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千古卓識

是合傳本旨何曾肯放過老子也而老子深遠矣。

玩篇末歷敘世次。則孝文朝之李假。上距伯陽。纔七世。固與史公同朝

比肩者也。子孫世系名位秩然。絕非舍衛恆河荒遠難徵之比。然則青

牛度谷有託而逃。不過蒿目周衰。潔身避世。謂之隱君子。真不易之定

論矣。篇中一詳鄉里。一記盾嗣。去跡來蹤。瞭如指掌。而偏要於著書隱

去之後。憑空駕出許多傳聞異詞。來幻忽錯綜。令人捉摸不定。蓋文章

狡獪貴稱。其所謂春蠶作繭。隨遇成形。太史之書。所以無奇不備。若

不得其命意之所存。幾何不等於癡人說夢也。

司馬穰苴列傳

史公作文必
胸有成竹故
每於成斷傳
語管攝全衆
如文能附衆
武能威敵一
字實獲非孟
浪提綱

按監軍之名
始見於此名
爲監軍而實
受將之節制
乃一時權宜
之計耳後世
至以刑餘統
之雖大帥元
勳無不掣肘
債事一何其
昧於建置之
初心也景
表以驗日景
漏以驗日景
出色盡日中
二字殺機可
怖與羽責
意義之辭私
慨然彼是私
憾而曲加之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伏案齊景公時晉伐阿陬而燕侵河上齊師

敗績景公患之。詳記連兵爲苴責晏嬰乃薦田穰苴曰。晏嬰此舉甚高不見穰苴雖

田氏庶孽。庶此語知當時多支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無一字願君試之景公

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貴驍將兵扞燕晉之師。任重穰苴曰臣

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謂閭閻之下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

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孫武殺寵妃穰苴誅莊賈總是一副辣手皆以驅旅疎賤之故

不得已而出此當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

中會於軍門。領出殺機夫苴則何藉於莊賈之監裁請以殺之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

待賈賈素驕貴。素驕貴是苴特以爲將君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

之留飲。驕貴本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遂殺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

束約束既定。於仆表決漏之下補此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

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驕貴聲口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一番議論能使三軍之士忠憤激發即賈亦百膝難辭

殺人要不可同日語矣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得寫

罪此却說得
抗慨動人所
謂文附衆
者良不誣矣

只此是請監
軍意

看此段益見
殺賈之志久

有成心縱不
後期亦必求

他過以誅之
總欲借以立

威而巳
穰直之用兵

頗有雍容之
度非專尚威

武者也但威
起於旌幟即

迹戎行倘終
極意拊循易

爲其下所易
故不得已借

一驕貴之夫
殺之以爲彈

壓之本迫其
後一戰功成

而世家之伎
害旋作愈知

其前之苦心
直與陰背

水異用而同

嚴殺有體凡此等

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詳寫於

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馳入軍中此只是文章餘波相屬之意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

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

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軍法雖嚴何嘗不可通融當面轉換遣

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有前一段

可無此一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衆

寫成一串史公得意筆都如此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與前三軍之士皆晉

師聞之爲罷去先聲奪人妙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

境而引兵歸寫得淋漓滿志此皆未必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

與立表下漏處透人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繒既見穰苴尊

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傳穰苴已完輕輕一筆遞下乃知起處勁敘已而大夫

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孤單之難振如此益

敗乃公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后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

子之族此何足紀聊爲穰苴吐氣耳史公往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齊世家

工者矣
穰苴既為大
司馬則自可
稱爲司馬穰
苴此文以兵
法之名連及
乃一虛實互
見之妙正不
必泥

千古但知王
半山天變不
足畏人言不
足恤祖宗不
足法之語不
萬世罪人祖
知開山之祖
乃衛鞅已盡
發其底蘊也
半山虛弱勢
而所任用者
非其人故禍
深而後行不
遠而後強
國而後吏於
獨斷故頗有
效於國而徒

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又得一振而穰苴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前並不爲司馬二字作解至此補出奇妙絕人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貶語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指讓乎其意明以揖讓之義爲少褒則穰苴何暇及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

傳焉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可知惟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

功此先絕其猶豫之見且夫有高人之行此言人言者固見非於世此言人言有獨知之慮者必

見敖於民敖字借作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此言不必民不可與慮

始而可與樂成二句類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此言要在

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此四語明明自露破綻而孝公甘心焉溺

民之說也於強國利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

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其論雖正然亦足以長特衛

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

以自禍其身
若其立意則
合符節者
也
以上廷辨之
言針鋒簇豎
文勢亦極可
觀

當時諸國爭
衡游談縱橫
之際所最忌
者以國情輸
敵也秦自立
告姦連坐以
法咸陽之內
重足一迹其
勢益厚職此
之由舊解以
淫奔之說爲
姦謬甚

先輩言商君
之法秦之所
以與秦之身
所以亡身之
所以榮亦身

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但神化於法之中耳豈有難法而求治者乎三代不同

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不獨

謂損益可知。因者居其。全變者居其一二乎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

邪。此亦在功利上起見。如以利則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看其辯亦幾窮矣。支吾甚贅故

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數此

語則口給。衆人而奸邪亦因之舉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

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見其連坐之法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

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比例斬敵降敵則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此益

戶富國有軍功者。各以率。與律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此強兵之要大小

修力本業。耕織。此段申言富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免其一事未利及怠而貧者

舉以爲收孥。沒入官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此段申言強兵之條目明尊

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

富無所芬華。即軍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對針上恐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雖在賞處寫亦有酷烈之氣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

之所以僂諒哉夫秦之民固邪岐豐鎬之舊民也即使地氣高涼性饒勁悍然尊君親上孝亦樂易之風卒難搖奪至商君以酷烈之氣滌蕩餘十年之間喪其故我終秦之世禍可復回哉

戰國時曳裾侯門者誰非貧士而獨以盜壁疑張儀

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既云民不

寫民却接太子犯法執總拿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持之者期年決行之十年秦民大說成之效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轉筆遙接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句有來言令便者并言令便者亦

遷之方盡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商君變法一事乃三代以下一大關鍵由斯以後先王之流風餘韻遂

蕩然一無可考其罪固不可勝誅然設身處地以一羈旅之臣岸然排

父兄百官之議任衆怨兼衆勞以卒成其破荒特創之功非絕世之異

才不能爲也故吾以爲古今言變法者數人衛鞅才子也介甫學究也

趙武靈王雄主也魏孝文帝明辟也其所見不同而有定力則一惟學

究之害最深以其執古方以殺人而不知通其理也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履歷兩人俱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且於貧字之下

儀起插此一段小小點綴全篇存

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

小人誣賴不足道然儀必有以致之共

儀必無以取

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

此致辱在

生所為貪味

亦在此婦人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

極自負語但不可明其妻笑曰舌在

奴賤有市人

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

侍飲盜璧猶

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蘇秦能用張儀即秦之勝儀矣而自謂不乃使人微感張儀曰

本不足錄愛

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

兩歸士必無共事之理儀之此來畢竟為

佳摘為小品

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

誠不愧雁宕

楚相一尋急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

月一峯峨眉片

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蘇秦說六國

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彼固謂從貴

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伐之若秦

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焉慮秦兵一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

陰握秦柄以

張儀可耳略逗說明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

已得保其寵

其意子為我陰奉之說得大方是明告舍人語恰是陰告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

微獨苦其情

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